

中國「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 與影響(2013-2018)

薛健吾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

中國的「一帶一路」從 2013 年底開始推動至今，已進行了第一個完整的五年，除了完成不少的建設之外，也帶來諸多的爭議。本文分析「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與影響，包括中國對各國的投資額度、投資項目、投資爭議，以及其重要的政治經濟影響。經驗證據顯示，中國與各國「一帶一路」的合作，在第一個五年的期間，雖然在個別國家有著不同的影響，但整體而言，並未顯著拉近合作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外交利益、並未顯著使合作國家的民主退化，也並未顯著使合作國家陷入債務陷阱。

關鍵詞：中國、一帶一路、中美關係、民主退化、債務陷阱

壹、緒論

中國的快速崛起及中美的權力消長所帶來的影響，是近年來國際關係研究的最重要議題之一。在這個大背景之下，中國在 2013 年底所推動的「一帶一路」更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

「一帶一路」最早是由習近平在 2013 年 10 月和 11 月時分別在哈薩克和印尼的出訪中所公開提出。在當時中共官方的初始規畫中，「一帶一路」預計建立兩大經濟路線、六大經濟走廊和數項工作機

構。兩大經濟路線包含了「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連接中國和亞太、中亞和歐洲三個地區，以及「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連接中國和東南亞、南亞、中東、北非及歐洲各國。六大經濟走廊包括了「中蒙俄經濟走廊」、「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除了這兩大經濟路線和六大經濟走廊的倡議之外，中國也在2014年成立「絲路基金」，向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提供融資；並在2016年成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向沿線的開發中國家提供基礎建設所需資金。在這段期間中，中國陸續與歐洲國家、印度洋國家、東南亞國家和其他亞洲國家推動各種大型的交通對接基礎建設。

2013年11月，「一帶一路」在「十八中」¹被升級為中國的「國家戰略」。²2015年3月，國務院下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商務部」，共同公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是中國官方初次正式公布「一

1. 為「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之簡稱。

2. 這邊要特別說明，中共官方根據不同情況下的需要，在不同的場合曾經先後以「戰略、倡議、策略」等等名稱來稱呼「一帶一路」，其在2018年時也曾經試圖把「一帶一路倡議」的英文寫法從「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更改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以避免使各國產生「中國正試圖在全球範圍內取代美國」的聯想，此舉甚至使美國軍方下令各機構不得配合中共使用其更改過後的英文名稱。由於本文的目的僅在探討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對各國產生的影響，因此本文就不花費篇幅去探討其不同名稱背後的不同戰略意涵，在本文中也不一律僅以「一帶一路」來稱呼中共在各國以「一帶一路」為名所進行的各項投資項目。關於「一帶一路」的英文更名爭議，請見 Bill Gertz, "PACOM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10, 2018,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8/oct/10/chinas-belt-and-road-propaganda-for-us/>>。

帶一路」的說明文件。國務院在該文件中指出，「『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³並以「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堅持開放合作、堅持和諧包容、堅持市場運作、堅持互利共贏」為五項共建原則，⁴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為主要合作重點，⁵也說明了中國的「西北和東北地區、西南地區、沿海和港澳臺地區、內陸地區」等四大地區將如何發揮當地的比較優勢來配合「一帶一路」的推動。⁶2017年3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關於阿富汗問題的第2344號決議，在決議的第34點之中鼓勵各國透過「一帶一路」的建設來加強區域經濟合作，⁷是「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要里程碑。2017年10月，中共在「十九大」⁸會後將「一帶一路」寫入黨章，正式將該戰略升級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

從2017年起，中共開始將「一帶一路」擴大推展，範圍已不限於當初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017年6月，中國發布《「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提出與沿線國家

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7年4月25日，頁3，《人民網》，〈<http://ydy.people.com.cn/BIG5/n1/2017/0425/c411837-29235511.html>〉。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頁5-6。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頁7-13。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頁14-16。

7.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344號決議〉，2017年3月17日，《聯合國》，〈[https://undocs.org/zh/S/RES/2344\(2017\)](https://undocs.org/zh/S/RES/2344(2017))〉。

8. 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簡稱。

共建「中國—印度洋—非洲—地中海」、「中國—大洋洲—南太平洋」和「中國—北冰洋—歐洲」三條藍色經濟通道，將「一帶一路」拓展至地中海、南太平洋和北冰洋；接著，2018年1月，中國和拉美國家同意共同建設「中拉太平洋海上絲綢之路」，將「一帶一路」拓展至南美洲，同月稍後，中國公布《中國的北極政策》白皮書，表明要與各國合作在北極航道共建「冰上絲綢之路」，將「一帶一路」拓展至北極。至此，在中國官方的公開宣示中，「一帶一路」的涵蓋範圍已遍至全球。2017年5月，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吸引全球130多個國家和70多個國際組織代表出席，⁹根據新華社所公布的第一屆高峰論壇成果清單，共涵蓋了「五通」五大類、76大項、270多項具體成果；¹⁰2018年8月28日，新華社大幅刊登標題為《大道致遠，海納百川——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五周年記》的一萬字長篇報導，強調了數十項「一帶一路」從提出至當時的五年以來所達成之豐碩成果；¹¹2019年4月，第二屆同樣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則有來自37個國家的領袖和兩個國際組織代表出席，¹²而新華社所公布的第二屆高峰論壇成果清單，也列出了六大類，共283項的具體成果。¹³總體而言，並不令人意

9. 〈「一帶一路」高峰會今在北京揭幕 130國派代表出席〉，《ETtoday新聞雲》，2017年5月14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514/924117.htm>〉。

10.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清單〉，《新華社》，2017年5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6/c_1120976848.htm〉。

11. 〈大道致遠，海納百川——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五周年記〉，《新華社》，2018年8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8/26/c_1123330829.htm〉。

12. 李宗憲，〈中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在質疑聲浪中開幕〉，《BBC中文網》，2019年4月2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044005>〉。

外地，在中國官方的宣傳之中，「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得到了成績斐然的成果。

除了中國官方的宣傳之外，在文獻中對於「一帶一路」的研究也已經累積了不少的發現。在「一帶一路」開始推動的前幾年，由於各種建設項目尚在初步進行之中，因此在 2017 年之前所出版的文獻，大部分都是分析中國為什麼想要推動「一帶一路」及評估「一帶一路」在推動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為主。¹⁴大約從 2017 年開始，由於許多推動項目開始出現具體的進展或是爭議，因此針對個別國家的

13.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清單〉，《新華社》，2019 年 4 月 28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8/c_1124425293.htm>。

14. 關於中國為什麼想要進行「一帶一路」計畫，以及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時可能面對的各種優勢和風險，請見 Leonard K. Cheng, “Three Questions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0, September 2016, pp. 309-313; Yiping Huang,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Motivation, Framework, and Assess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0, September 2016, pp. 314-321; Xiaoyu Pu, “One Belt, One Road: Vision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Goeconomic Strateg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Vol. 59, No. 3, September 2016, pp. 111-132; Hsin-Chih Chen, “Prelude to the Shift in Global Leadership: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Rebuilding the Asia-Pacific Trans-regional Institutions,” *Mainland China Studies*, Vol. 60, No. 2, June 2017, pp. 1-26; Hong Yu, “Motivation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No. 105, 2017, pp. 353-368; Weifeng Zhou & Mario Esteban, “Beyond Balancing: China’s Approach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2, 2018, pp. 487-501; Cai Fang & Peter Nolan,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Belt and Roa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p.1-603; 王義桅，《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1-160；陳甬軍，《「一帶一路」經濟讀本》（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7 年），頁 1-93。

探討或者是進行各國比較分析的研究文獻也開始出現。¹⁵雖然對於中國「一帶一路」的研究已經有了這些豐富的文獻，不過由於「一帶一路」目前仍有建設正在進行之中，且中國官方至今都未曾公布對於各國的實際投資金額，因此迄今尚未有文獻對於「一帶一路」在各國的投資情形及重要影響進行系統性的跨國評估。所幸，世界知名的智庫「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¹⁶—

15. 這一類的「一帶一路」相關文獻，請見 Nazirul Islam Sarker, Altab Hossin, Xiaohua Yin, & Kamruzzaman Sarker,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of China: Implication for Future of Global Development,” *Modern Economy*, No. 9, April 2018, pp. 623-638 ; Ian Tsung-yen Chen, “European Participation 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Making Strategic Choice and Seek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sia Europe Journal*, Vol. 16, No. 4, December 2018, pp. 297-315 ; Shaofeng Chen, “Regional Responses to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1, 2018, pp. 344-361 ; J. Mohan Malik, “Myanmar’s Role in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1, 2018, pp. 362-378 ; Jeremy Garlick, “Deconstructing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Pipe Dreams Versus Geopolitical Reali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2, 2018, pp. 519-533 ; Hong Liu & Guanie Li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Rising China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8, No. 116, 2019, pp. 216-231 ; 薛健吾，〈「一帶一路」的挑戰：國際合作理論與「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實際運作經驗〉，《展望與探索》，第17卷第3期，2019年3月，頁63-87。

16. 「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簡稱「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其前身為成立於1943年「美國企業協會」(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在1962年時改為現名，與「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並稱為美國華府的兩大智庫。鑑於中國官方或是合作國家都從未公布官方版本的「一帶一路」投資項目的數據，再考量到中國「一帶一路」

一直以來都在追蹤中國「一帶一路」的推動，其日前也公布了中國「一帶一路」對各國在各項投資上的詳細金額。本文的目的，即在於以「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所公布的「一帶一路」投資項目的詳細資料為基礎，來分析「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期間在幾個最具重要性的相關議題上的影響，希望提供一個初探性的研究來彌補這個文獻中的缺口。

本文的內容開展如下。首先，在第二節中，本文將分析「一帶一路」從 2013 年底推動開始，一直到 2018 年結束為止，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包括中國對各國的投資額度、投資項目，以及投資爭議。接著，在第三節中，本文將評估中國「一帶一路」在文獻中最具爭議性的三個議題，包括「是否使被投資國在外交政策上更接近中國」、「是否使被投資國威權鞏固、更不容易經歷民主化」，以及「是否使被投資國陷入債務陷阱」，這三個議題也是目前國際關係學界最為關心的「一帶一路」對於國際秩序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最後第四節的結論將回顧本文的發現，並討論本文的研究限制與未來值得注意的觀察重點。

貳、「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2013-2018)

本節分析中國「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時對各國的投資情形，首先分析中國對各國的投資額度與投資項目，接著分析與各國之間發生的投資爭議。

一、中國對各國的投資情形

根據「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統計資料，從 2013 年宣布推動開始，一直到 2018 年的年底為止，中國對世界各國在「一帶一路」

本身的複雜性和不透明性，「美國企業研究所」所公布的資料堪稱是目前可得的資料來源中最為完整且可靠的一個。

項目上的累積總投資金額已超過 6,500 億美元，約達新臺幣 20.1 兆元之譜。若以 2018 年時各國的名目 GDP 來換算，則這個數字是中國 GDP 的 4.8%，是美國 GDP 的 3.2%，是日本 GDP 的 13%，是臺灣 GDP 的 110.4%。¹⁷ 對比美國在 1947 年時所推動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在第一波給予歐洲 170 億美元，約占當時美國 GDP 約 2,580 億美元的 6.6%，「一帶一路」被稱為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並不為過。

從 2013 年的年底至今，中國「一帶一路」已經推動了第一個完整的五年，到 2018 年結束時，根據「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資料，全球共有 103 個國家收到了來自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項目的投資。表 1 列出了在全球各個不同地區中的參與國家，表 2 則列出了中國對各國「一帶一路」的投資總額、投資項目的數量，以及總投資金額占該國在 2013 年時 GDP 的比例。¹⁸

17. 各國 2018 年的名目 GDP 資料來源請見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ecember 30, 2019 (Accessed), *The World Bank*,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臺灣 2018 年的名目 GDP 資料來源請見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統計資料庫〉，2019 年 12 月 30 日（檢索），《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NI.asp?mp=4>>。

18. 在本文所引用的「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所公布的中國對各國的「一帶一路」投資資料中，已清楚地區分出屬於「一帶一路」計畫的項目和不屬於「一帶一路」計畫的項目，該智庫所公布的各項資料也包含了「專屬於『一帶一路』的投資項目」和「中國在各國的各種投資項目」這兩份不同的資料，因此該資料並沒有直接把中國在各該國家的投資全部歸於「一帶一路」計畫的問題，該資料也並未把 2013 年以前就已經在進行中的投資與建設計畫計算進「一帶一路」的項目之中，而只有計入在 2013 年中共正式宣布「一帶一路」之後所追加的項目。本文在計算中國「一帶一路」的各種投資和建設的項目時，都是以該資料庫的定義為主。

表 1 中國進行「一帶一路」相關投資的國家列表(2013-2018) 單位：百萬美元

地區	東亞	西亞	中東與北非	撒哈拉以南非洲	美洲	歐洲
中國投資國家	汶萊、柬埔寨、斐濟、印度、印尼、馬來西亞、蒙古、緬甸、泰國、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汶萊、泰國、東帝汶、越南	阿富汗、亞塞拜然、孟加拉、伊朗、伊拉克、吉爾吉斯、馬爾地夫、尼泊爾、巴基斯坦、俄國、斯里蘭卡、土庫曼、烏茲別克	阿爾及利亞、埃及、伊拉克、約旦、科威特、摩洛哥、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蘇丹、阿聯酋、葉門	安哥拉、喀麥隆、維德角、塞內加爾、剛果、吉布地、赤道幾內亞、伊索比亞、加彭、剛果、海內亞、象牙海岸、埃塞俄比亞、賴比瑞亞、馬達加斯加、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獅子山、南非、南蘇丹、坦尚尼亞、烏干達、尚比亞、辛巴威	玻利維亞、智利、厄瓜多、蓋亞那、秘魯、亞利、安地卡及巴布達、多明尼加、牙買加、巴拿馬、里達及托巴哥	奧地利*、白俄羅斯、波赫、克羅埃西亞、捷克、德國*、希臘、匈牙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斯洛伐克、烏克蘭
國家數目	17	14	12	27	12	21
投資金額 (占總金額百分比)	165,520 (25.4%)	137,290 (21.1%)	90,190 (13.9%)	144,870 (22.3%)	47,790 (7.3%)	65,430 (10.0%)
出現爭議的國家數目	9	7	2	10	3	5
出現爭議的金額 (占總爭議額百分比)	12,980 (19.9%)	25,710 (39.5%)	600 (0.9%)	11,340 (17.4%)	8,240 (12.6%)	6,280 (9.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December 30, 2019 (Accessed), AEI,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說明：(1) 國家名稱後面有*者(共 14 國)，表示該國已為各個國際組織所認定之「已開發國家」，不屬於「南南合作」的範疇。
 (2) 國家名稱有灰色底色者(共 31 國)，表示該國為「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組織所認定之「自由國家」。
 (3) 國家名稱有紅色網者(共 36 國)，表示該國為曾經與中國出現過投資爭議的國家。
 (4) 要特別說明的是，該資料庫將「以色列」列為歐洲國家。

表1顯示了幾個重要的訊息。第一，在目前世界上的190幾個國家中，已經有超過半數以上的103個國家參與了中國的「一帶一路」。第二，在這103個參與國之中，只有14個國家是已開發國家，其他89個國家都是開發中國家，就其參與國家的組成而言，「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中國與開發中國家的一項大規模的「南南合作」。過去的研究普遍認為，中國與開發中國家的「南南合作」難以說是「新殖民主義」的展現，¹⁹中國與這些開發中國家在「一帶一路」上的合作可供我們繼續檢視這個議題。第三，在這103個參與國之中，有31個國家是被自由之家所認定的自由民主國家，其他的72個國家是部份自由或是不自由的國家，當然，因為美洲和歐洲自由民主國家的數量較多，因此美洲和歐洲的參與國也自然多為自由民主國家，值得注意的是，西亞和中東與北非這些地區的參與國家完全沒有自由民主國家，因此，若要評估各國的政體是否是影響到各國對「一帶一路」參與成果的重要因素，則未來的研究應可從比較「美洲和歐洲」及「西亞、中東和北非」這兩組國家的經驗之中看出端倪。第四，東亞、西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這三個地區，是中國「一帶一路」投資的重點區域，中國對

19.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和爭論，請見鄧中堅，〈中國對拉丁美洲的資源外交：新殖民主義與南南合作之爭辯〉，《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6卷第3期，2015年7月，頁131-180；李雙雙，〈一帶一路實踐證偽「新殖民主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報》（北京），第1516期，2018年8月16日，《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intl.cssn.cn/zx/bwyc/201808/t20180816_4543924.shtml〉；Nayan Chanda, “The New Colonialism: China’s BRI or Silk Road Project Is Coming To Be Seen across Asia As the Road to Ruin,” *The Times of India*, August 25, 2018,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toi-edit-page/the-new-colonialism-chinas-bri-or-silk-road-project-is-coming-to-be-seen-across-asia-as-the-road-to-ruin/>>；Anthony Kleven, “Belt and Road: Colon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preter*, May 6, 2019,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belt-and-road-colonialism-chinese-characteristics>>。

這三個地區所投入的資金就占了「一帶一路」總金額的70%，而美洲和歐洲雖然參與國為數眾多，卻是中國投入資金最少的地區。第五，「一帶一路」的投資爭議主要出現在西亞各國，占爭議項目總額的40%，而位於中東與北非的阿拉伯國家則是最少與中國發生投資爭議的地區。

表2 中國對各國「一帶一路」的投資總額、項目數量及占該國在2013年時的GDP的比例(2013-2018)

單位：百萬美元

排名	國家	投資金額	項目	占GDP	排名	國家	投資金額	項目	占GDP
1	巴基斯坦	42,550	56	18.40%	23	坦尚尼亞	8,270	14	18.62%
2	馬來西亞	30,780	54	9.52%	24	剛果	8,120	14	57.65%
3	奈及利亞	29,700	28	5.77%	25	肯亞	8,050	26	14.61%
4	印尼	29,050	59	3.18%	26	菲律賓	7,950	17	2.92%
5	新加坡	28,010	48	9.20%	27	伊拉克	7,920	17	3.38%
6	俄國	26,060	38	1.13%	28	辛巴威	7,890	14	51.06%
7	孟加拉	22,140	34	14.76%	29	委內瑞拉	7,780	9	2.10%
8	義大利	21,800	22	1.02%	30	科威特	7,740	17	4.44%
9	阿聯酋	21,330	38	5.47%	31	阿爾及利亞	7,710	16	3.68%
10	寮國	17,560	33	147.04%	32	幾內亞	7,540	11	720.99%
11	埃及	16,360	16	5.67%	33	斯里蘭卡	7,480	16	10.07%
12	秘魯	16,150	8	8.03%	34	喀麥隆	7,290	10	22.54%
13	沙烏地阿拉伯	14,430	29	1.93%	35	泰國	7,170	17	1.71%
14	伊朗	12,970	19	2.77%	36	柬埔寨	6,830	20	44.85%
15	哈薩克	11,940	20	5.05%	37	智利	6,790	6	2.44%
16	尚比亞	11,300	26	40.29%	38	迦納	5,420	14	11.34%
17	以色列	10,370	12	3.55%	39	緬甸	4,940	12	8.20%
18	南韓	10,200	15	0.78%	40	玻利維亞	4,840	17	15.79%
19	衣索比亞	9,980	30	20.95%	41	厄瓜多	4,740	11	4.98%
20	安哥拉	9,170	17	7.34%	42	南非	4,680	8	1.28%
21	越南	8,830	17	5.16%	43	盧森堡	4,680	5	7.58%
22	塞爾維亞	8,370	18	18.39%	44	尼泊爾	4,470	11	23.20%

45	葡萄牙	4,430	7	1.96%	75	吉布地	1,020	2	77.00%
46	約旦	4,400	7	13.10%	76	安地卡及巴布達	1,000	2	83.83%
47	吉爾吉斯	4,340	8	59.17%	77	蓋亞那	930	1	31.10%
48	蒙古	4,190	9	33.30%	78	摩洛哥	870	3	0.81%
49	塞內加爾	4,080	5	27.47%	79	捷克	860	4	0.41%
50	汶萊	3,970	3	21.94%	80	盧安達	840	5	11.02%
51	南蘇丹	3,840	6	28.96%	81	羅馬尼亞	810	2	0.42%
52	希臘	3,510	6	1.46%	82	克羅埃西亞	690	3	1.19%
53	阿曼	3,490	5	4.42%	83	土庫曼	600	1	1.53%
54	卡達	3,300	8	1.66%	84	東帝汶	560	2	9.91%
55	巴布亞紐幾內亞	3,160	11	14.86%	85	查德	550	3	4.25%
56	巴拿馬	3,160	7	6.93%	86	葉門	510	1	1.26%
57	納米比亞	3,150	6	24.77%	87	喬治亞	510	3	3.16%
58	莫三比克	3,150	7	19.66%	88	巴貝多	490	3	10.62%
59	烏干達	2,720	7	11.06%	89	馬爾他	440	1	4.34%
60	斯洛維尼亞	2,180	3	4.53%	90	賴比瑞亞	410	2	21.06%
61	蘇丹	2,130	2	2.96%	91	加彭	400	3	2.27%
62	紐西蘭	2,090	7	1.10%	92	馬其頓	370	1	3.42%
63	象牙海岸	2,000	5	6.40%	93	摩爾多瓦	350	1	4.38%
64	獅子山	1,940	4	39.43%	94	古巴	300	2	0.39%
65	白俄羅斯	1,840	6	2.44%	95	奧地利	230	1	0.05%
66	赤道幾內亞	1,800	5	8.20%	96	匈牙利	210	1	0.16%
67	烏克蘭	1,540	7	0.84%	97	阿富汗	210	1	1.04%
68	馬達加斯加	1,430	3	13.49%	98	千里達及托巴哥	200	2	0.75%
69	烏茲別克	1,430	7	2.48%	99	維德角	130	1	7.02%
70	馬爾地夫	1,420	7	43.10%	100	斐濟	120	1	2.86%
71	波赫	1,410	3	7.76%	101	拉脫維亞	110	1	0.36%
72	牙買加	1,410	3	9.88%	102	德國	110	1	0.00%
73	亞塞拜然	1,170	1	1.58%	103	薩摩亞	110	1	13.67%
74	蒙特內哥羅	1,120	1	25.0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說明：排行第 102 的德國之數值為 0.00%，是因為中國對德國在「一帶一路」項目上的投資金額占德國的 GDP 的比值遠小於 0.01%，故無法顯示數值。

接著來看中國投資「一帶一路」金額最多的國家有哪些。表2列出了全部103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國家，以及中國在「一帶一路」項目上的總投資額占該國2013年時的名目GDP的百分比。²⁰表2顯示，中國投資「一帶一路」金額最龐大的國家大多都是東南亞及南亞國家，例如巴基斯坦、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和孟加拉等等。「一帶一路」投資金額最多的非洲國家是全非洲人口最多的奈及利亞，投資金額最多的歐洲國家是義大利，投資金額最多的阿拉伯國家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投資金額最多的美洲國家是委內瑞拉。俄國也得到了為數龐大的投資。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在許多國家，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超過了該國年度GDP的四成或一半以上，甚至還超過了該國的年度GDP，例如獅子山(39%)、尚比亞(40%)、馬爾地夫(43%)、柬埔寨(45%)、辛巴威(51%)、剛果(58%)、吉爾吉斯(59%)、吉布地(77%)、安地卡及巴布達(84%)、寮國(147%)和幾內亞(721%)，可見這些國家的經濟已深深地依賴於中國，這些國家未來的國內政治變化是值得觀察的重點。

接著，在投資項目的部分，表3列出了「一帶一路」在各個不同的部門及子部門所投入的金額，可以看出中國的「一帶一路」事實上是一個極為全面的投資，不僅僅是只有基礎建設而已。以「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對於中國「一帶一路」投資項目的分類為例，中國「一帶一路」所投資的項目就包含了農業、化學、能源、娛樂、金融、衛生、物流、金屬、房地產、科技、觀光、運輸、公用事業以及其他等14個主要部門。

20.由於在2013年之後各國的GDP在計算時就會將來自中國的投資也包含在內，因此本文以各國在2013年尚未完整接收到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時的GDP來做為比較的基礎。

表3 中國「一帶一路」投資部門之金額排名(2013-2018)

單位：百萬美元

總投資金額 排名	投資部門	子部門	投資項目 數量	投資 金額	投資 國家數	總投資金額 (百分比)
1	能源	煤	64	51,760	20	250,130 (38.4%)
		天然氣	57	35,320	30	
		水電	68	50,340	33	
		石油	71	48,200	32	
		可替代能源	61	17,580	32	
		其他能源	54	46,930	32	
2	運輸	陸運	139	65,140	65	169,790 (26.1%)
		航空	27	9,670	21	
		鐵路	65	61,760	25	
		海運	41	28,530	30	
		其他運輸	2	4,690	2	
3	房地產	建設	146	45,650	46	62,090 (9.5%)
		資產	26	16,440	13	
4	金屬	鋁	10	4,400	5	49,860 (7.7%)
		銅	9	14,120	5	
		鋼鐵	31	18,400	17	
		其他金屬	20	12,490	14	
5	其他	日常消費	14	6,970	9	19,310 (3.0%)
		教育	6	1,720	4	
		工業	17	4,940	13	
		紡織	8	2,370	6	
		木材	5	3,010	3	
		其他事業	1	300	1	
6	公用事業	無	48	16,660	29	16,660 (2.6%)
7	物流	無	16	13,520	11	13,520 (2.1%)
8	農業	無	34	13,160	24	13,160 (2.0%)
9	金融	銀行業	9	4,980	6	12,690 (2.0%)
		投資業	8	3,030	6	
		其他金融業	4	4,680	4	

10	化學	無	25	11,620	14	11,620 (1.8%)
11	科技	電子通信	23	7,850	17	11,000 (1.7%)
		其他科技	6	3,150	4	
12	觀光	無	21	9,670	12	9,670 (1.5%)
13	娛樂	無	14	8,940	13	8,940 (1.4%)
14	衛生	無	10	2,650	8	2,650 (0.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從表3中可以看出，中國「一帶一路」對各國的投資，以「能源、運輸、房地產、金屬」這四大類為主要投資的部門，這四大部門即占了「一帶一路」總投資金額的80%，其中又以「能源」部門的投資就占了總金額將近四成的比重(38.4%)為最大宗，接著是占總金額四分之一的「運輸」部門(26.1%)。有趣的是，中國官方對於「一帶一路」的各種宣傳，幾乎只著重在強調對參與各國提供基礎建設以促進彼此共同的經濟發展，強調的是各種鐵、公路和港口等等「交通運輸基礎建設」的推動成果，然而在實際的投資金額上，卻是以「能源開發」為大宗，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少論者認為「一帶一路」只不過是中國從其他各國攫取發展所需資源的一種新的手段與包裝，似乎不無道理。

二、陷入困境的爭議性投資

就跟其他西方民主國家在各國的投資一樣，中國對各國在「一帶一路」的各個項目上的投資也並不都是一帆風順的。根據「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統計，在這五年以來，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投資項目之中，大約已經有651億5千萬美元左右的項目已經被認定為是陷入困境的爭議性投資(troubled transactions)，²¹約占中國「一帶一路」總投資金額6,500億美元的10%，在103個「一帶一路」參與國家中，直到2018年結束時，已經有36個國家在不同的項目中出現了投

資爭議。表4 依照爭議性投資的總金額的多寡列出了所有的36個出現投資爭議的國家。

表4 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投資上所有曾經出現過爭議項目的國家(2013-2018)

單位：百萬美元

爭議金額排名	國家	已投資金額	該國項目總數	有爭議的項目總數	有爭議的金額	有爭議的金額占已投資金額的百分比
1	俄國	26,060	38	4	11,770	45.17%
2	委內瑞拉	7,780	9	1	7,500	96.40%
3	馬來西亞	30,780	54	3	5,440	17.67%
4	巴基斯坦	42,550	56	2	4,100	9.64%
5	孟加拉	22,140	34	3	3,430	15.49%
6	衣索比亞	9,980	30	3	3,250	32.57%
7	以色列	10,370	12	6	2,950	28.45%
8	伊朗	12,970	19	1	2,500	19.28%
9	印尼	29,050	59	3	2,460	8.47%
10	辛巴威	7,890	14	3	2,200	27.88%
11	哈薩克	11,940	20	1	1,850	15.49%
12	肯亞	8,050	26	4	1,820	22.61%
13	巴布亞紐幾內亞	3,160	11	1	1,800	56.96%
14	斯里蘭卡	7,480	16	1	1,430	19.12%
15	希臘	3,510	6	1	1,200	34.19%
16	越南	8,830	17	2	1,160	13.14%

21. 根據「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定義，陷入困境的爭議性投資包含了「那些在之後被拒絕的、或者是已經部分地或全部地停止運作的投資項目」。請見本資料庫的負責人史劍道(Derek Scissors)在該智庫其他統計中國對外投資的資料庫中的說明：Derek Scissors, "China's Investment Overseas in 2010," *Reuters*, February 7, 2011, <<http://blogs.reuters.com/india-expertzone/2011/02/07/chinas-investment-overseas-in-2010/>>。

17	迦納	5,420	14	1	1,000	18.45%
18	獅子山	1,940	4	1	990	51.03%
19	捷克	860	4	1	910	105.81%
20	緬甸	4,940	12	2	910	18.42%
21	義大利	21,800	22	2	870	3.99%
22	剛果	8,120	14	2	810	9.98%
23	喬治亞	510	3	1	630	123.53%
24	千里達及托巴哥	200	2	1	490	245.00%
25	紐西蘭	2,090	7	1	460	22.01%
26	查德	400	3	1	400	100.00%
27	加彭	550	3	1	400	72.73%
28	羅馬尼亞	810	2	1	350	43.21%
29	沙烏地阿拉伯	14,430	29	2	310	2.15%
30	泰國	7,170	17	1	300	4.18%
31	伊拉克	7,920	17	1	290	3.66%
32	南蘇丹	3,840	6	1	260	6.77%
33	玻利維亞	4,190	9	1	250	5.97%
34	蒙古	4,840	17	1	250	5.17%
35	尚比亞	11,300	26	1	210	1.86%
36	南韓	10,200	15	1	200	1.9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說明：「有爭議的金額占已投資金額的百分比」的計算方式為將有出現爭議的投資金額（本表第六欄）除以未出現爭議的已投資金額（本表第三欄），故有可能會超過 100%。

表 4 依照總爭議金額的多寡列出了中國投資「一帶一路」出現爭議項目的國家。從表 4 中可以看出，在 103 個參與國家和 1,160 個項目之中，共有 36 個國家（占所有參與國家的 35.0%）在 63 個項目（占總項目數量的 5.4%）上與中國出現了爭議。

若以爭議項目金額的數目高低來排序，則爭議金額最龐大的國家為俄國，爭議金額超過 117 億美元，主要的爭議項目為石油和礦產的開發。除了俄國之外，其他爭議金額也相當龐大的國家還包含了委內瑞

拉（75 億美元，鐵路項目）、馬來西亞（54 億美元，房地產和天然氣能源項目）、巴基斯坦（41 億美元，水電能源項目）、孟加拉（34.3 億美元，陸運項目）、伊索比亞（32.5 億美元，鐵路、能源和電信通信科技項目）、以色列（29.5 億美元，金融和科技項目）、伊朗（25 億美元，石油項目）、印尼（24.6 億美元，鐵路、煤礦和石油項目）、辛巴威（22 億美元，煤礦和水電能源項目）、哈薩克（18.5 億美元，化學項目）、肯亞（18.2 億美元，航空、陸運和水電能源項目）、巴布亞紐幾內亞（18 億美元，銅礦項目）、斯里蘭卡（14.3 億美元，海運項目）、希臘（12 億美元，觀光項目）、越南（11.6 億美元，鋼鐵和水電能源項目）和迦納（10 億美元，其他可替代能源項目）等等。

若以爭議項目金額占總投資額的比例高低來排序，則爭議金額占投資總額比例最高的國家包括了千里達及托巴哥（245%，物流項目）、喬治亞（124%，水電項目）、捷克（106%，金融項目）、查德（100%，石油項目）、委內瑞拉（96%，鐵路項目）、加彭（73%，石油項目）、巴布亞紐幾內亞（57%，銅礦項目）、獅子山（51%，鋼鐵項目）、俄國（45%，能源和金屬項目）、羅馬尼亞（43%，石油項目）、希臘（34%，觀光項目）、衣索比亞（33%，鐵路、能源和電信項目）等等。

這些爭議金額龐大或是爭議金額比例極高的國家，其背景和爭議項目各有不同，包含了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爭議項目也涵蓋能源、礦業、交通、物流、化學、觀光等等各個不同的領域。除了俄國之外，爭議金額龐大的國家以東南亞國家為多，這當然也跟「一帶一路」的主力投資對象為東南亞國家有關；而爭議金額占總金額比例最高的國家則大多都是是距離中國非常遙遠的非洲國家，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投資金額較少，也較常出現爭議。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有一些比較經常被西方媒體或分析家所報導出來的與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的合作出現爭議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爭議金額比例占總投資金額 18%）、越南（爭議金額比例占總投

資金額 13%) 和斯里蘭卡 (爭議金額比例占總投資金額 19%) 等等，事實上這些國家與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合作上出現爭議的項目與金額的所占比例都甚低，這些國家與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的合作事實上絕大部分都還是在順利進行之中。這個事實也顯示了，西方媒體在某種程度上很可能是不樂見中國「一帶一路」的成功，未來在分析中國「一帶一路」在各國的實際推動情況時，應注意要多方參照各方的報導，特別是不可忽略當地媒體的觀點，以對「一帶一路」的影響有著更為客觀的評估。

參、評估「一帶一路」對三個較具爭議性議題的可能影響

本文接著分析三個國際關係學界所關心的重要問題：第一，「一帶一路」是否使被投資國在外交政策上更接近中國？第二，「一帶一路」是否使被投資國威權鞏固、更不容易經歷民主化？第三，「一帶一路」是否使被投資國陷入債務陷阱？在本節中，本文將透過經驗資料來一一檢視「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與這些現象之間的關聯性。

一、是否使被投資國在外交政策上更接近中國

「一帶一路」的第一個重大爭議是中國對於這些國家的資金支援是否使被投資國在外交政策上更接近中國，使中國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改變國際政治的格局。²² 本文採用貝利(Bailey)、史崔茲涅夫

22.關於中國對各國的貿易、投資或援助對於各國與中國之間關係的影響，請見 Gustavo A. Flores-Macías & Sarah E. Kreps, “The Foreign Policy Consequences of Trade: China’s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1992-2006,”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5, No. 2, April 2013, pp. 357-371 ; Georg Strüver, “What Friends Are Made of: Bilateral Linkages and Domestic Drivers of Foreign Policy Alignment with Chin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2, No. 2, April 2016, pp. 170-191 ; Scott L. Kastner “Buying Influence?”

(Strezhnev)和沃滕(Voeten)利用各國每年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記錄所計算出來的各國每年在外交政策理想點上的變化，²³來觀察「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在外交政策上與中國的相似程度的變化。

貝利等人根據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的投票來計算各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方法的基本原理是，他們先把過去歷年以來的聯合國大會所有

Assessing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0, No. 6, September 2016, pp. 980-1007; John P. Tuman & Majid Shiral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Area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1, January 2017, pp. 154-167; Axel Dreher, Andreas Fuchs, Brad Parks, Austin M Strange, & Michael J Tierney, "Apples and Dragon Fruits: The Determinants of Aid and Other Forms of State Financing from China to Af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1, March 2018, pp. 182-194。

23.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February 2017, pp. 430-456。在聯合國大會中，每年都有高達數十次到數百次不等的決議案需要各國投票決定，因此兩國之間投票模式的相似程度就成為測量兩國利益相似程度的一個參考指標。當A國家與B國家在某一個議題中的投票模式相同時——也就是當A投贊成，B也投贊成；或是A投反對，B也投反對；或是A選擇棄權，B也選擇棄權，這三種情形中的任何一種情形出現的時候——則這兩個國家在這個議題上應該是具有相似的利益。當然，如果只有一次的投票，那麼兩個國家出現相似的立場很可能純屬巧合，並不能代表什麼，然而，當投票表決的次數一多的時候，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之間在國家利益上的相似程度就會開始浮現出來。在大多數的議題中投票選擇相似的國家，就表示在這些議題中他們的利益是較為相似的；反之，在大多數的議題中投票選擇相左的國家，就表示在這些議題中他們的利益是較為相左的。最後，根據歷年歷次投票的結果，不同的學者們利用不同的演算法計算出各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和理想點。本文所採用的貝利等人的計算方法，是目前學術界最新、也是在測量效度上爭

的決議的文件整理出來，找出內容幾乎是相同的決議案，這樣子的內容相同的決議案到 2015 年為止總共有 799 對，然後他們再定義出如果一個國家是完全支持「美國所領導的自由秩序」的話，這個國家在每一次的投票中應該要怎麼投，這個投票組合就是所謂的定錨點，接著再看各國的投票模式與這個投票組合是愈相似或者是愈不相似，就可以計算出各國的理想點距離這個定錨點的距離，而各國在這 799 對相同的議案的投票穩定程度，就是所謂的理想點改變程度。也就是說，只要看各個國家在這些內容相同的議案中的投票結果在多少個議案中發生改變（例如，本來支持的變成反對，本來反對的變成支持），就可以依投票改變的議案的件數來計算各國的偏好（理想點）到底比當初的偏好（理想點）改變了多少。從這個「美國所領導的自由秩序」的議題面向來看待各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變化，也恰好捕捉到了在今天的中美競爭之下各國與中、美之間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親疏遠近。根據他們的計算，各國各年的外交政策的理想點的變化範圍，大致上是介於-3（最遠離美國所領導的自由秩序）到 3（最接近美國所領導的自由秩序）之間。從 2013-2018 年的這段期間，美國的平均理想點是位於 2.72 之處，而中國的平均理想點則是位於-0.47 之處。

在下面的六張圖中，本文將「各國在 2013 年時的理想點與中國理想點的絕對差距」減去「各國在 2018 年時的理想點與中國理想點的絕對差距」，並以 0 為中心作校準。所得到的數值若為正值且愈大，即表示在這五年間該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的理想點之間的距離是愈來愈拉近的，反之，所得到的數值若為負值且愈小，即表示在這五年間該國與中國的外交政策的理想點之間的距離是愈來愈遠離的。²⁴ 以此得到

議最少的一個方法。以這個方法來評估中美之間競爭關係的變化的研究，請見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s: Rethinking 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2, October 2019, pp. 15-18。

「一帶一路」的參與各國在這五年以來與中國之間在外交政策理想點相似程度上的變化。本文將這些變化繪出在以下的圖 1 到圖 6 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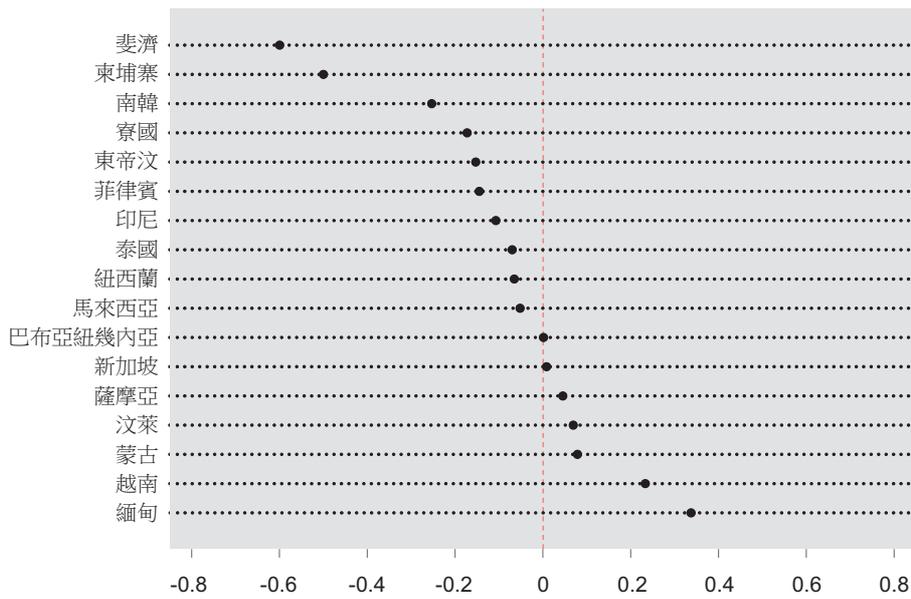


圖 1 東亞地區與中國外交政策利益相似度的改善程度(2013-2018)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自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pp. 430-456。

圖 1 是東亞地區的情形。從圖 1 中可以看出，在東亞地區參與「一帶一路」的 17 個國家中，有 10 個國家在這五年以來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利益相似程度是愈離愈遠的，巴布亞紐幾內亞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幾無變化，有五個國家與中國之間開始拉近。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24. 這個方法其實就是學者們在作因果推論時所經常使用的「差異中之差異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段期間中，柬埔寨和斐濟與中國之間的利益相似程度離得最遠，而越南和緬甸與中國之間的利益相似程度則拉近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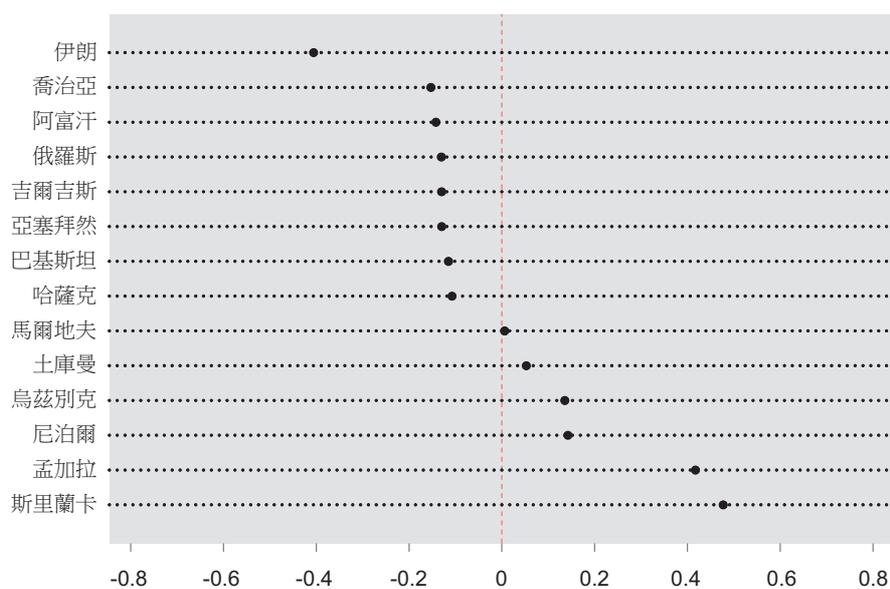


圖 2 西亞和南亞地區與中國外交政策利益相似度的改善程度 (2013-2018)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自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pp. 430-456。

圖 2 是西亞與南亞地區的情形。從圖 2 中可以看出，在參與「一帶一路」的 14 個國家中，有八個國家在這五年以來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利益相似程度是愈離愈遠的，有五個國家與中國之間開始拉近。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期間中，伊朗與中國之間的利益相似程度離得最遠，而孟加拉和斯里蘭卡與中國之間的利益相似程度則拉近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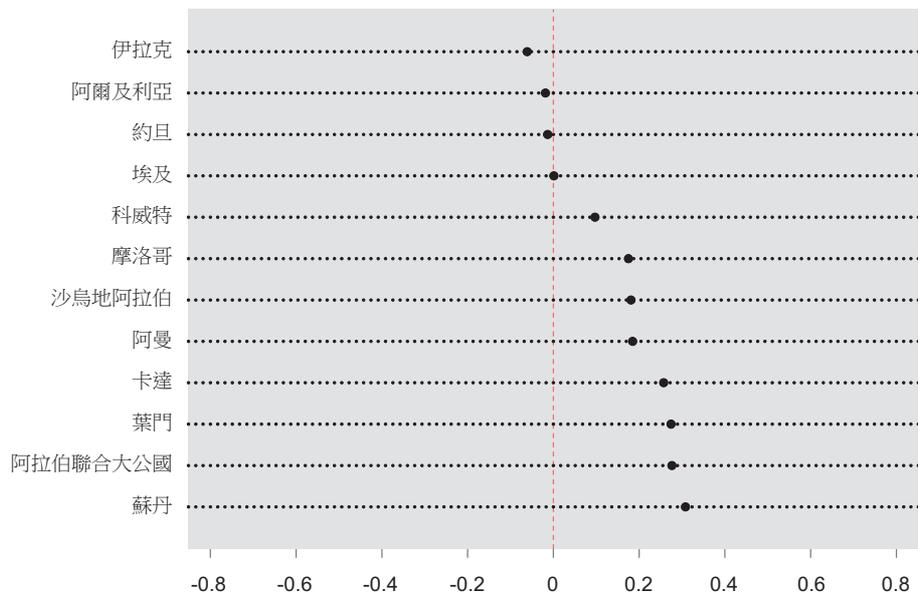


圖 3 中東和北非地區與中國外交政策利益相似度的改善程度
(2013-2018)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自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pp. 430-456。

圖 3 是中東與北非地區的情形。從圖 3 中可以看出，在中東與北非地區參與「一帶一路」的 12 個國家中，除了伊拉克與中國稍微遠離一些、阿爾及利亞、約旦和埃及三國幾無變化之外，其他八個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利益相似程度都得到了改善。整體而言，「一帶一路」在中東與北非地區的推動，似乎對於拉近各國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利益相似度有著較為正面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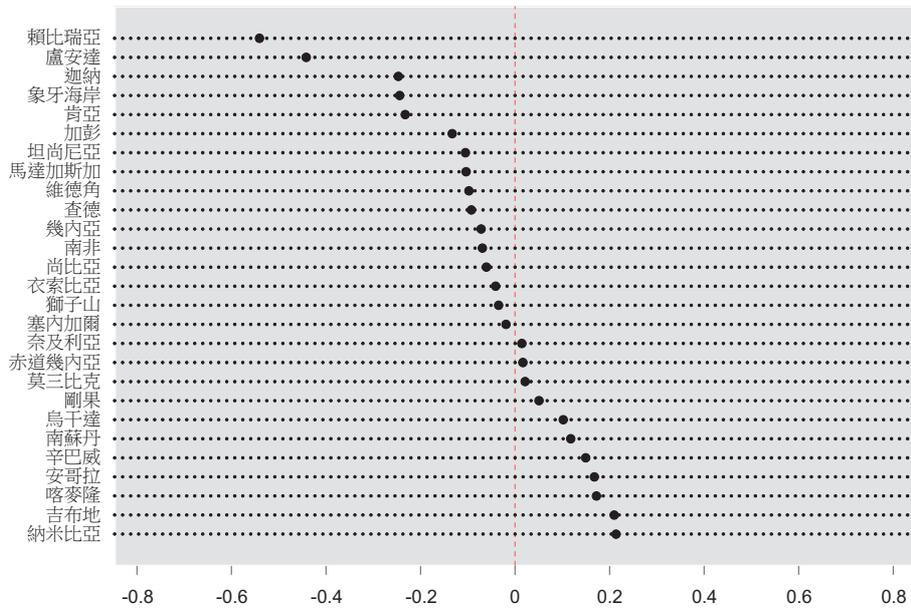


圖 4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與中國外交政策利益相似度的改善程度 (2013-2018)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自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pp. 430-456。

圖 4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情形，這也是「一帶一路」參與國家數最多的地區。從圖 4 中可以看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參與「一帶一路」的 27 個國家中，有 16 個國家在這五年以來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利益相似程度是愈離愈遠的，有 11 個國家與中國之間開始拉近。其中賴比瑞亞和盧安達是在這五年以來與中國的利益相似程度離得最遠的兩個國家。整體而言，「一帶一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推動，似乎對於拉近各國與中國之間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相似程度沒有太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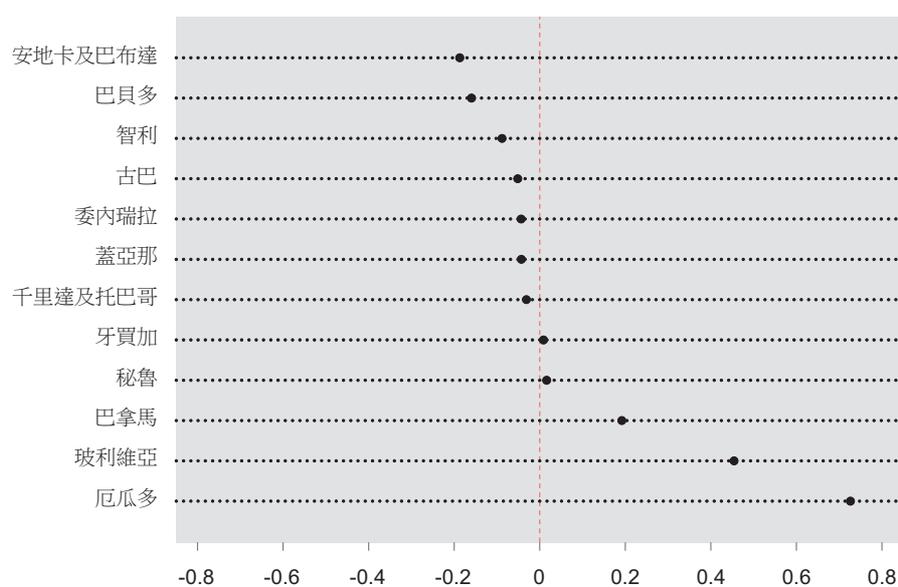


圖 5 美洲地區與中國外交政策利益相似度的改善程度(2013-2018)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自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pp. 430-456。

圖 5 是美洲地區的情形。從圖 5 中可以看出，在美洲地區參與「一帶一路」的 12 個國家中，有七個國家在這五年以來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利益相似程度開始變遠，牙買加和秘魯二國與中國之間的距離幾無變化，有三個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距離開始拉近。其中玻利維亞和厄瓜多是在這五年以來與中國的利益相似程度拉得最近的兩個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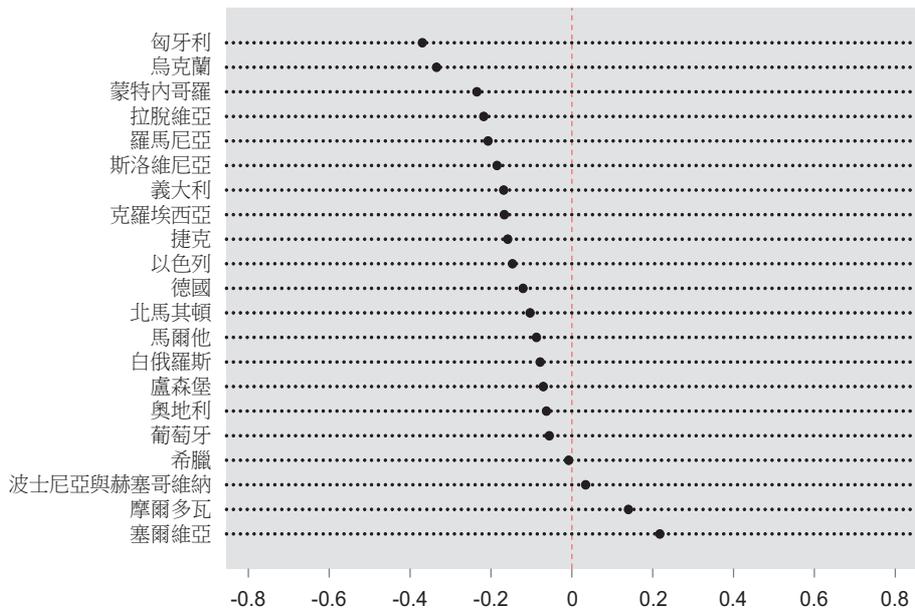


圖 6 歐洲地區與中國外交政策利益相似度的改善程度(2013-2018)

資料來源：作者計算自 Michael A. Bailey, Anton Strezhnev, & Erik Voeten,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pp. 430-456。

說明：要特別說明的是，該資料庫將「以色列」列為歐洲國家。

圖 6 是歐洲地區的情形。從圖 6 中可以看出，在歐洲地區參與「一帶一路」的 21 個國家中，有 17 個國家在這五年以來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利益相似程度開始變遠，希臘與中國之間的距離幾無變化，有三個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距離開始拉近。其中匈牙利和烏克蘭是在這五年以來與中國的利益相似程度拉得最遠的兩個國家。整體而言，歐洲國家是與中國的利益相似程度拉得最開的地區，「一帶一路」在歐洲地區的推動，似乎對於雙邊利益相似程度的改善沒有太大的影響。

「一帶一路」的第一個重大爭議是中國對於這些國家的資金支援

是否使被投資國在外交政策上更接近中國，使中國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改變國際政治的格局。綜合以上六圖的分析，本文發現，中國「一帶一路」的推動，除了在「中東和北非地區」似乎有著拉近與各國之間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相似程度的效果之外，在其他的五個地區，在這五年以來，外交政策與中國愈離愈遠的國家都比外交政策接近中國的國家還要多。總計在 103 個「一帶一路」合作國家中，只有 39 個國家的理想點在這五年中是變得更接近中國的，其他 64 個國家的理想點事實上是更遠離中國的。從這方面看來，「一帶一路」的推動對於拉近中國與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影響，不是還不明顯，就是有著相反的效果。²⁵

二、是否使被投資國威權鞏固、更不容易經歷民主化

「一帶一路」的第二個重大爭議是：中國對於這些國家的資金支

25. 在一般認知中，某些與中國明顯處於友好關係的國家，如柬埔寨、伊朗和匈牙利等等，其理想點在這五年以來卻是出現遠離中國的結果。這是因為本文在圖 1-6 之中所呈現的，並不是各國理想點的「原始數值」，而是各國「在 2018 年時與中國的理想點距離的絕對值」減去各國「在 2013 年時與中國的理想點距離的絕對值」之後的結果。其顯示的是在這五年之中「各國與中國的理想點距離拉近了多少」。這個理想的距離在這五年之中拉近得愈多，表示兩國在外交政策的利益相似程度上是愈拉近的；反之，這個理想的距離在這五年之中拉開得愈遠，表示兩國在外交政策的利益相似程度上是愈遠離的。根據本文的計算方式，有些原本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就非常好的國家（所以理想點在一開始就與中國非常靠近），自然有更多的空間去拉遠；反之，有些原本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就不太好的國家（所以理想點在一開始就與中國離得很遠），自然就已經沒有更多的空間再去變得更遠。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來做比喻，原本自己就已經很討厭的人，就很難有更多的空間再去更加討厭他，因為原本與那個人的關係就已經在低點了；但是，原本與自己的關係非常親密的人，一旦衝突出現，很有可能讓彼此的關係很快速地遠離，理想點的計算所呈現出來的結果大概就是這一種感覺。

援是否助長了這些國家的統治集團，使這些國家的政治菁英擁有更多的資源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因此使得非民主的參與國的民主轉型更不容易發生。²⁶ 本文利用自由之家對於各國的觀察來檢視「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其自由程度的變化。自由之家以各國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這兩個面向來測量各個國家在每一年的自由程度，最後再將總分轉換成 0-7 分的規模，得分愈低即代表該國的自由程度愈高。在下面的表五中，本文將各國在 2018 年所得到的自由分數減去其在 2013 年所得到的自由分數，以此得到「一帶一路」的參與各國在這五年以來自由程度是否進步或是退步的結果。

26.關於中國對各國的貿易、投資或援助對於各國民主退化或是威權鞏固的影響，請見 Julia Bader, “Propping Up Dictator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om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Authoritarian Persistence in Party and Non-party Reg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4, No. 4, November 2015, pp. 655-672 ; Julia Bader, “China, Autocratic Patr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ina as a Factor in Autocratic Surviv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No. 1, March 2015, pp. 23-33 。

表5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與其他未參與國家從2013到2018年的自由程度變化

該國自由程度的變化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共 103 國)				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共 92 國)			
	總計 (%)	國家數	百分比	國家	總計 (%)	國家數	百分比	國家
退步 4 分		1	1.0%	泰國		3	3.2%	尼加拉瓜、土耳其、利比亞
退步 3 分		4	3.9%	坦尚尼亞、委內瑞拉、匈牙利、孟加拉		1	1.1%	蒲隆地
退步 2 分		7	6.8%	以色列、馬爾地夫、塞爾維亞、俄國、蒙特內哥羅、波赫、南蘇丹		2	2.1%	諾魯、波蘭
退步 1 分	共 31 國 (30.1%)	19	18.5%	摩洛哥、亞塞拜然、摩多瓦、莫三比克、巴布亞紐幾內亞、尚比亞、納米比亞、盧安達、埃及、烏干達、加彭、哈薩克、巴基斯坦、阿聯酋、馬其頓、馬爾他、塞內加爾、葉門、剛果	共 24 國 (26.1%)	18	19.2%	蘇利南、史瓦帝尼、多哥、賴索托、剛果民主共和國、多明尼加、海地、冰島、斯洛伐克、尼日、瓜地馬拉、葛摩、摩納哥、美國、法國、巴林、列支敦斯登、塔吉克
沒有變化	共 55 國 (53.4%)	55	53.4%	其餘 55 個國家	共 57 國 (62.0%)	57	60.6%	其餘 57 個國家
進步 1 分		13	12.6%	烏茲別克、希臘、牙買加、尼泊爾、巴拿馬、約旦、幾內亞、象牙海岸、緬甸、吉爾吉斯、阿富汗、賴比瑞亞、辛巴威		7	7.4%	突巴西亞、馬利、馬拉威、亞美尼亞、臺灣、哥倫比亞、布吉納法索
進步 2 分	共 17 國 (16.5%)	3	2.9%	馬達加斯加、東帝汶、斯里蘭卡	共 11 國 (12.0%)	2	2.1%	科索沃、幾內亞比索
進步 3 分		0	0.0%			2	2.1%	索羅門群島、甘比亞
進步 4 分		1	1.0%	斐濟		0	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December 30, 2019 (Accessed), freedomhouse.org/report-types/freedom-world。

表 5 左方欄的結果顯示，在 2013-2018 年這段期間，在這 103 個參與國之中，有 55 個國家（占全部參與國的 53.4%）的自由程度沒有變化，有 17 個國家（占全部參與國的 16.5%）的自由程度得到改善，但也有 31 個國家（占全部參與國的 30.1%）的自由程度出現惡化的情形。其中，自由程度進步較多的國家有馬達加斯加、東帝汶、斯里蘭卡和斐濟四國，自由程度退步較多的國家有以色列、馬爾地夫、塞爾維亞、俄國、蒙特內哥羅、波赫、南蘇丹、坦尚尼亞、委內瑞拉、匈牙利、孟加拉和泰國 12 國。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本的 72 個非民主的「一帶一路」參與國家之中，這五年以來只有約旦(2016)、緬甸(2016)、東帝汶(2017)和辛巴威(2018)這四個國家出現政體改善的現象（都是從「不民主」轉型為「部分民主」），其他的 68 個非民主國家不是依然維持著既有的非民主政體，就是出現政體退化的情形；而在原本為民主的「一帶一路」參與國家之中，在這段期間，則有蒙特內哥羅(2015)、匈牙利(2018)和塞爾維亞(2018)這三個國家則從原本的「自由」國家退化成「部分自由」國家。總體而言，在這五年以來，「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中，自由程度退步者明顯較自由程度進步者還要多。

當然，若我們只觀察有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自由程度變化，則可能會有「選樣偏差」(selection bias)的問題，要確認「一帶一路」對參與國家的民主自由程度的影響，更好的方法就是去比較其他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情形。表 5 的右方欄顯示了其他未參與「一帶一路」的 92 個國家在這五年之間的自由程度的變化情形。在這 92 個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之中，有 57 個國家（占全部未參與國的 62.0%）的自由程度沒有變化，有 11 個國家（占全部未參與國的 12.0%）的自由程度得到改善，但也有 24 個國家（占全部未參與國的 26.1%）的自由程度出現惡化的情形。單單從數字來看的話，則不論是否參與「一帶一路」，出現民主倒退的國家都比出現民主化的國家還要來得多。

為了進一步確認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跟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在自由程度的變化上是否有顯著的不同，本文使用卡方檢定中的齊一性檢定(Chi-square test of homogeneity)來檢驗表 5 中的這兩組國家是否確實有著不同的分布。檢定的結果顯示，在 95% 的顯著水準之下，無法拒絕兩組國家的分布是相同的虛無假設，有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自由程度的變化跟沒有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自由程度的變化這兩組之間的差距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²⁷ 也就是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其自由民主程度的變化跟沒有參與的國家這兩組之間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一帶一路」的第二個重大爭議是中國對於這些國家的資金支援是否助長了這些國家的統治集團，使這些國家的政治菁英擁有更多的資源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因此使得非民主的參與國的民主轉型更不容易發生。在檢視「一帶一路」參與各國在這五年以來的自由情況後，本文發現，雖然自由程度退步的參與國明顯較自由程度進步的參與國還要來得多，但是這個現象在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中也是如此，因此從資料上難以直接判斷參與國民主退化的原因真的是因為「一帶一路」所造成的結果。此外，早從 2006 年起，民主在全球相對退潮的情況就開始出現，²⁸ 因此從 2013 年底才正式推動的「一帶一路」，至少在時間點上，不太可能會是使這些國家民主退化的系統性原因。

三、是否使被投資國陷入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的第三個重大爭議是中國在參與國中所推動的各項

27. 為一個兩群組樣本數分別為 103 和 92、自由度為 8 的 chi-square test，p 值為 0.261 > 0.05。

28. Larry Diamond, "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1, January 2015, pp. 141-155.

大型基礎建設是否使這些國家陷入債務陷阱，²⁹ 特別是有分析指出，「一帶一路」至少使巴基斯坦、吉布地、馬爾地夫、寮國、蒙古、塔吉克、吉爾吉斯，以及蒙特內哥羅等至少八個國家在未來無法順利償還積欠中國的貸款。³⁰ 本文利用「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記錄的各國積欠外債的數目來檢視「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其負債數量的變化。表 6 顯示各國在 2018 年時的債務額度減去其在 2013 年時的債務額度所計算出來的債務成長率，以此得到「一帶一路」的參與各國直到 2018 年結束時的債務變化。

29.關於中國「一帶一路」對各國的投資是否使參與國陷入債務陷阱的辯論和研究，請見Dylan Gerstel, “It’s a (Debt) Trap! Managing China-IMF Cooperation Across the Belt and Road,” *New Perspectives in Foreign Policy*, Fall 2018, Issue 16, pp. 12-16 ; Tanner Greer, “One Belt, One Road, One Big Mistake,”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6,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2/06/bri-china-belt-road-initiative-blunder/>> ; Laurie Chen, “China defend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gainst debt trap claim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5,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2188577/china-defends-belt-and-road-strategy-against-debt-trap-claims>> ; Laura Zhou, “Why China’s belt and road loans may not be the debt trap other countries fe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30, 2019,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08326/why-chinas-belt-and-road-loans-may-not-be-debt-trap-other>> ; Agatha Kratz, Allen Feng, & Logan Wright, “New Data on the ‘Debt Trap’ Question,” April 29, 2019, *Rhodium Group*, <<https://rhg.com/research/new-data-on-the-debt-trap-question/>> 。

30. John Hurley, Scott Morris, & Gailyn Portelance,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March 4, 2018,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https://www.cgdev.org/publication/examining-debt-implications-belt-and-road-initiative-a-policy-perspective>>.

表 6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與其他未參與國家從 2013-2018 年的總債務變化

該國負債的變化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在 103 個參與國家之中, 有 69 個國家有債務記錄)				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在其他未參與的 92 個國家之中, 有 51 個國家有債務記錄)			
	總計 (%)	國家數目	百分比	國家	總計 (%)	國家數目	百分比	國家
減少 30% 以上		2	2.9%	蓋亞那、俄國		0	0.0%	-
減少 20%-30%		1	1.4%	烏克蘭		2	3.9%	保加利亞、波札那
減少 10%-20%	共 12 國 (17.4%)	1	1.4%	巴布亞紐幾內亞	共 10 國 (19.6%)	3	5.9%	蒲隆地、厄利垂亞、剛果民主共和國
減少 0%-10%		8	11.6%	安哥拉、白俄羅斯、蘇丹、薩摩亞、塞爾維亞、葉門、羅馬尼亞、伊朗		5	9.8%	敘利亞、索馬利亞、東加、模里西斯、多米尼克
增加 0%-10%		7	10.1%	阿爾及利亞、緬甸、波赫、祕魯、哈薩克、阿富汗、委內瑞拉		5	9.8%	格瑞那達、聖文森及格瑞那丁、科索沃、賴索托、巴拉圭
增加 10%-20%		8	11.6%	吉爾吉斯、菲律賓、摩多瓦、維德角、斐濟、泰國、查德、蒙特內哥羅		7	13.7%	巴西、聖多美普林西比、茅利塔尼亞、土耳其、阿爾巴尼亞、墨西哥、貝里斯
增加 20%-30%	共 57 國 (82.6%)	6	8.7%	馬其頓、南非、馬達加斯加、牙買加、摩洛哥、獅子山	共 41 國 (80.4%)	10	19.6%	葛摩、瓜地馬拉、布吉納法索、黎巴嫩、亞美尼亞、薩爾瓦多、塔吉克、甘比亞、印度、尼加拉瓜
增加 30% 以上		36	52.2%	其他 36 個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19	37.3%	其他 19 個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20," December 30, 2019 (Accessed),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products/ids>>。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3-2018 年的這段期間，世界上共有 120 個國家有積欠外債的記錄，在參與「一帶一路」的 103 個國家中，有 69 個國家有債務記錄。在這 69 個有積欠外債的參與國家之中，有 12 個國家(17.4%)在這段期間的債務是減少的，有 57 個國家(82.6%)在這段期間的債務是增加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超過半數的 36 個國家(52.2%)其債務在這段期間增加了超過 30%之多。總體而言，2013-2018 年的這段期間，「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中，積欠債務數額增加者明顯較負債額度減少者還要來得更多。

同樣地，若我們只觀察有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債務額度變化，則可能會有「選樣偏差」的問題，更好的方法是去比較其他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情形。表 6 的右方欄顯示了其他未參與「一帶一路」的 92 個國家在這五年之間的債務額度的變化情形。在 92 個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之中，有 51 個國家有積欠外債的記錄，其中有 10 個國家（占全部未參與國的 19.6%）在這段期間的債務是減少的，有 41 個國家（占全部未參與國的 80.4%）在這段期間的債務是增加的，而且也有 19 個國家（占全部未參與國的 37.3%）其債務在這段期間增加了超過 30%之多。單單從數字來看的話，則不論是否參與「一帶一路」，從 2013-2018 年的這段期間，欠債數量增加的國家都明顯比欠債數量減少的國家來得要多。

為了進一步確認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跟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在債務額度的變化上是否有顯著的不同，本文同樣使用卡方檢定中的齊一性檢定來檢驗表 6 中的這兩組國家是否確實有著不同的分布。檢定的結果顯示，在 95%的顯著水準之下，無法拒絕兩組國家的分布是相同的虛無假設，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債務額度變化，跟沒有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債務額度的變化，這兩組之間的差距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³¹也就是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31. 為一個兩群組樣本數分別為 69 和 51、自由度為 119 的 chi-square test，p 值

的債務額度的變化跟沒有參與的國家這兩組之間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以上在各國積欠外債變化的部分，本文發現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跟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分布並沒有顯著的不同。當然，各國總體積欠外債的變化是各國積欠「所有的貸方國家」的債務的總和，與直接積欠「中國」的債務的變化並不相同，因此本文接著檢視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其直接積欠中國債務的情形。根據美國一個專門從事外交政策和國際事務的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統計，在103個「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中，直到2017年截止時，已經有46個國家有出現積欠中國債務的記錄，根據該項資料，在下面的圖7和圖8之中，本文繪出「中國對該國歷年『一帶一路』的投資金額占該國GDP的累積百分比」(X軸)及「該國積欠中國的債務總額占該國GDP的百分比」(Y軸)兩者之間的關係。圖7呈現了所有的資料點及其配適直線，圖8呈現了在排除中國歷年的投資金額占該國GDP的累積百分比超過25%以上的極端值之後的資料點及其配適直線。圖7顯示，在不排除極端值的情況之下，接受中國「一帶一路」的累積投資金額占該國GDP的累積百分比愈高的國家，其積欠中國的債務總額占該國GDP的百分比確實明顯提高。不過，由於在絕大多數的「一帶一路」合作國家中，中國「一帶一路」的累積投資金額占該國GDP的累積百分比都不超過該國GDP的25%，因此在圖8中，本文也繪出接受中國「一帶一路」的累積投資金額占該國GDP的累積百分比在25%以下的情況，並且發現，在接受中國「一帶一路」的累積投資金額占該國GDP的累積百分比在25%以下的合作國家中，其積欠中國的債務總額占該國GDP的百分比事實上是有些微下降的。綜合圖7和圖8的結果，應可發現，在那些接受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金額占GDP的比例極高的國家，「一帶一路」確實與該國積欠中國債務的快速增加有關連，但是在正常情況下，「一帶一路」

為 $0.457 > 0.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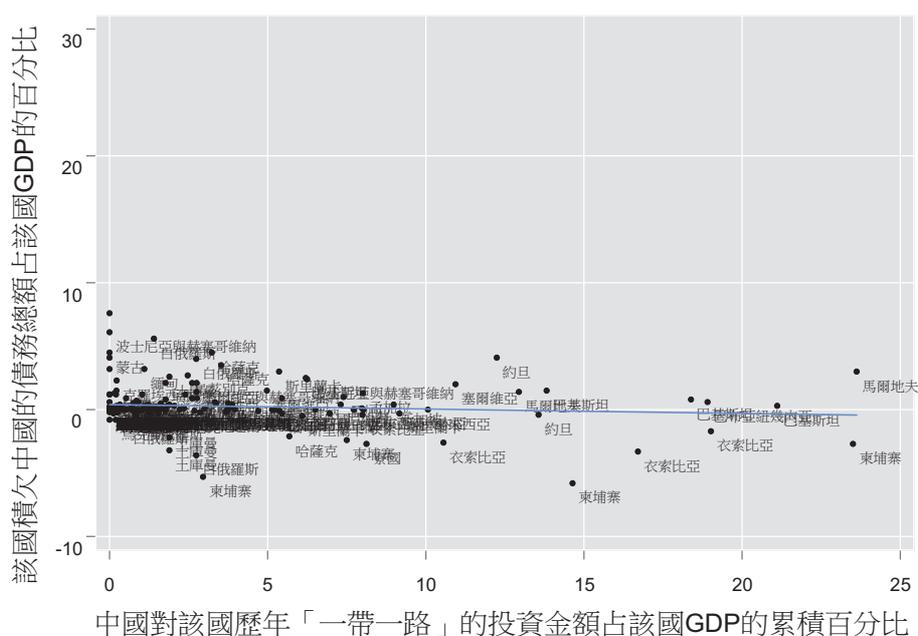


圖 8 中國的累積投資金額占該國在 2013 年時 GDP 25% 以下的「一帶一路」合作國家積欠中國債務的情形(2013-201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elt and Road Tracker”。

說明：(1)在排除中國歷年的投資金額累積占該國在 2013 年時的 GDP 的百分比超過 25% 以上的極端值之後，本圖共包含 46 個有積欠中國債務記錄的「一帶一路」合作國家。

(2)本圖涵蓋各國從 2013-2017 年共五年之不同年度的觀察值，故每一個國家將會在圖中出現五次。

(3)圖中直線為使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所繪出之迴歸線。

「一帶一路」的第三個重大爭議是中國在參與國中所推動的各項大型基礎建設是否使這些國家陷入債務陷阱。在檢視「一帶一路」參與各國在這段期間的債務變化之後，本文發現，雖然債務額度增加的參與國明顯較債務額度減少的參與國還要來得多，但是這個現象在未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中也是如此，因此從資料上難以直接判斷參與國債務額度增加的「普遍原因」真的是因為「一帶一路」所造成的結果。當然，本文所說的「普遍原因」是指「一帶一路」大規模地、普遍性地使參與國的債務增加，本文並不否認在某些國家中與中國合作「一帶一路」是使這些國家快速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直接原因，例如斯里蘭卡從 2013-2017 年積欠中國的債務增長了 25%，巴基斯坦從 2013-2017 年積欠中國的債務增長了 278% 等等，³² 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經驗資料顯示，整體而言，在積欠外債的變化上，「一帶一路」的參與國與非參與國之間並沒有明顯的不同，而在直接積欠中國的債務上，除了少數的那些接受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金額占 GDP 的比例極高的國家確實快速地積欠了中國龐大的債務之外，在正常的情況之下，「一帶一路」並未顯著增加各國對中國的債務。

四、進一步檢視中國「一帶一路」投資力道最大的 10 個國家

在本節中，本文分析了「一帶一路」的參與國與非參與國在「與中國之間的外交政策相似程度」、「民主程度」，以及「負債情形」上的整體分布情況，並且發現，在這三個方面，「一帶一路」的參與國與非參與國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因此在經驗證據上難以認定「一帶一路」是使參與國更為親近中國、出現民主退化、或是陷入債務陷阱的主要系統性原因。不過，這邊有一個可能的問題是，整體的分布情況僅能表示有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其整體而言的情況與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並沒有顯著的不同，但是，如果要再進一步確定「一帶一路」對於參與國的影響，我們還必須檢視「中國投入資金最多的國家」及「中國投入資金占該國 GDP 比例最高的國家」這兩組國家的情形，因為這兩組國家理論上應該才是受到「一帶一路」的影響最大的國家。據此，表 7 和表 8 分別檢視「中國投入資金最多」及

32.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elt and Road Tracker."

「中國投入資金占該國GDP比例最高」的前10個國家在這三個項目上的改變情形。

表7 中國投入資金最多的10個國家(2013-2018)

單位：百萬美元

排名	國家	累計投資金額	占該國2013年GDP的百分比	理想點距離的變化	自由程度的變化	對中國債務的變化
1	巴基斯坦	42,550	18%	-0.12	-1	1.8%⇒6.9%
2	馬來西亞	30,780	10%	-0.05	0	0.2%⇒0.2%
3	奈及利亞	29,700	6%	+0.01	0	無負債
4	印尼	29,050	3%	-0.11	0	0.6%⇒1.3%
5	新加坡	28,010	9%	+0.01	0	0.4%⇒2.7%
6	俄國	26,060	1%	-0.13	-2	1.3%⇒2.4%
7	孟加拉	22,140	15%	+0.42	-3	1.0%⇒4.4%
8	義大利	21,800	1%	-0.17	0	無負債
9	阿聯酋	21,330	5%	+0.28	-1	0.0%⇒0.6%
10	寮國	17,560	147%	-0.17	0	21.7%⇒19.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圖1-8、表1和表6。

說明：對中國債務的變化為2013-2017年的情形，其單位為積欠中國的債務占該國GDP的百分比。

表8 中國投入資金占該國GDP比例最高的10個國家(2013-2018)

單位：百萬美元

排名	國家	累計投資金額	占該國2013年GDP的百分比	理想點距離的變化	自由程度的變化	對中國債務的變化
1	幾內亞	7,540	721%	-0.07	+1	無負債
2	寮國	17,560	147%	-0.17	0	21.7%⇒19.7%
3	安地卡及巴布達	1,000	84%	-0.19	0	無負債
4	吉布地	1,020	77%	+0.21	0	59.9%⇒79.2%
5	吉爾吉斯	4,340	59%	-0.13	+1	23.8%⇒42.3%
6	剛果	8,120	58%	+0.05	-1	無負債
7	辛巴威	7,890	51%	+0.15	+1	無負債
8	柬埔寨	6,830	45%	-0.50	0	38.6%⇒22.4%
9	馬爾地夫	1,420	43%	+0.01	-2	1.0%⇒12.3%
10	尚比亞	11,300	40%	-0.06	-1	無負債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圖1-8、表5和表6。

說明：對中國債務的變化為2013-2017年的情形，其單位為積欠中國的債務占該國GDP的百分比。

表 7 和表 8 的結果顯示，即便是在「中國投入資金最多」或者是「中國投入資金占 GDP 比例最大」的這些在理論上受到最大影響的國家之中，「一帶一路」也並未明顯地讓這些國家在外交政策利益上更靠近中國或者是造成這些國家的民主退化。不過，表 7 和表 8 卻突顯了一個值得注意的重點，那就是，除了寮國和柬埔寨兩國，以及那些沒有積欠中國債務記錄的國家之外，這些參與「一帶一路」最深的國家，其所積欠中國的債務都明顯地快速增加。若僅觀察這些參與「一帶一路」最深的國家，則「參與『一帶一路』將會陷入對中國的債務陷阱」的這個論點其實是站得住腳的。這些快速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參與國家，其未來的發展，以及與中國間的關係，相信將是世界各國評估中國「一帶一路」真實目標很好的試金石。

肆、結論

中國在 2013 年底正式開始推動的「一帶一路」可說是近年來最重要的國際政治經濟事件之一，其可能帶來的影響也是文獻中爭論的焦點。本文分析「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與影響，包括中國對各國的投資額度、投資項目、投資爭議，以及重要的政治經濟影響，並且發現：第一，中國在「一帶一路」的投資金額以「能源開發」為大宗，占總投資金額的 38%，接著才是中國所特別強調的「交通運輸」基礎建設，占總投資金額 26%；第二，在 103 個「一帶一路」參與國家之中，迄今已經有 36 個國家與中國出現了投資爭議，這些爭議項目約占「一帶一路」總投資金額 6,500 億美元的 10%；第三，在「一帶一路」的可能影響上，本文發現，中國與各國在「一帶一路」上的合作，在第一個五年的期間，雖然在個別國家有著不同的影響，但整體而言，並未顯著拉近合作國家與中國之間共同外交政策利益，並未顯著使合作國家的民主退化，且除了在那些接受中國的資金占本身 GDP 比重太大的少數幾個國家之外，也並未顯著使合作國家陷入債務陷阱。整體來說，至少在第一個五年的期間，「一帶一路」並未對參

與的各國在這三面向上帶來顯著的系統性負面影響。

雖然本文有著上述的發現，但基於本文幾個主要研究限制，本文認為，若要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所帶來的影響下定論，我們還需要更長的時間與更多的觀察。第一，本文討論的是「一帶一路」的推動與各個主要指標之間「系統性」的「關聯性」，然而「關聯性」並不是「因果關係」，而「系統性」沒有顯著影響也不代表在某些特定的國家中就沒有「個案特殊性」的影響。若要確認「一帶一路」對於參與國家的影響，則更詳細的研究設計或者是針對個別國家的詳細個案研究仍然是必要的。第二，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投資或是其他政治上或經濟上的交往，並不限於以「一帶一路」為名義的項目，因此本文難以排除中國對這些國家其他非以「一帶一路」為名所進行的投資或是其他政治經濟交流的影響，唯有排除這些其他的影響因素，才能實際確認「一帶一路」本身所帶來的真正的因果關係。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例如自由之家所計算的各國自由程度變化，或者是世界銀行所記載的各國負債數量變化等等，都是所謂的由「西方民主國家」所公布的數據，如果這些由「西方民主國家」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一帶一路」並未明顯帶來這些爭議性負面影響，那麼重新以一個更為客觀的方式來評估中國「一帶一路」的影響可能是有必要的。當然，「一帶一路」推動至今僅僅只有五年的時間，絕大部分「一帶一路」的相關建設仍然還在進行之中，「一帶一路」可能帶來的影響也仍在發展之中，要客觀評估「一帶一路」對參與各國在這些現象上的影響，還需要更長遠的一段時間來觀察。

除了上述的研究限制之外，本文認為關於中國的「一帶一路」至少還有三點仍在發展之中的可能爭議，值得在未來持續關注。第一個是關於出現爭議的項目是否會影響到後續中國與該國的「一帶一路」合作。在本文的探討中，由於出現爭議項目的國家數目並不多（103國之中的36國），而且除了那些只有一個「一帶一路」投資項目，而該單一項目就出現投資爭議的少數國家（捷克、喬治亞、千里達及托巴

哥和查德)之外,所有其他出現爭議項目的國家,在爭議項目出現之後,普遍都還有許多其他的「一帶一路」項目在順利推動中,因此本文並未對於爭議項目對後續合作的影響多做討論。例如以爭議金額數目最大(俄國)、爭議金額占「一帶一路」總投資額比例最大(委內瑞拉),以及爭議金額占該國GDP比例最大(獅子山)的三個國家為例(請見表4),這三國在爭議項目出現之後,都仍然還有其他新增的「一帶一路」項目在順利進行之中。此外,近年來最常被媒體報導出來在大選期間「一帶一路」建設被喊停的馬來西亞和斯里蘭卡,這兩國在大選過後,也都恢復了與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的合作,這些都是爭議項目對後續合作不太有影響的例子。基於這些原因和案例,因此本文就不對爭議項目和其可能影響多所著墨,這個議題待未來累積更多資料之後可再作探討。

第二個是關於中國對某些國家「口頭承諾太多、但實際投入太少」的爭議是否影響到「一帶一路」推動前景的問題。從「一帶一路」開始推動以來,陸續有報導指出,中國常常對各國作出將大力投入資金的承諾,但後續都沒有實際做到,³³但由於本文僅探究中國有實際投入資金的部分,因此對於中國僅作出口頭承諾但並未實際投入資金的項目及其影響,就無法從本文的資料分析中看出,這個議題亦有待後續的研究來探討。

第三個是關於「一帶一路」長期潛在影響的問題。本文發現,「一帶一路」最主要的投資標的是以「能源開發」為大宗,這顯示了「一帶一路」的真正目標之一很可能是中國要確保經濟持續發展所需

33. 相關報導請見陳崢詒,〈中國的一帶一路會不會默默死掉?〉,《天下雜誌》,第667期,2019年2月25日,《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4124>>;林育立,〈中國投資支票未兌現 一帶一路在中東歐遇瓶頸〉,《中央社》,2019年4月25日,<<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4250230.aspx>>。

的能源供應，並布建有利於中國與外國貿易的運輸與通訊基礎建設。因此，即使目前的資料顯示，中國迄今並未明顯藉由「一帶一路」的推動來改變國際政治格局，但長期而言，隨著中國的實力繼續增長、中國與「一帶一路」合作國家的貿易額和投資額繼續提高，中國的經濟影響力是否將因此而轉換成為政治影響力，仍然是值得在未來的研究中持續關切的議題。

本文的發現所帶來的另外一個警訊是，在美國與其他先進工業化民主國家因國內問題而失去對外提供世界性公共財的興趣時，整個開發中世界所呈現的情形是民主愈來愈退化、而債務問題也愈來愈嚴重。在此同時，中國與東協國家擁有充沛的人口及快速的經濟發展，中國透過「一帶一路」來領導世界的能力與意願也逐漸成形，而其他主要大國為了因應「一帶一路」所推出的宏觀區域政策也不斷出臺，³⁴

34. 例如印度在 2014 年 6 月提出「季風計畫」(Project Mausam)，計畫打造以印度為中心、跨印度洋沿岸的國家為成員的經貿整合；美國、日本和澳洲在 2019 年 11 月推出「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計畫，欲整合全球各地優質的基礎建設項目；此外，東協、歐盟、伊朗、俄國、南韓和土耳其等區域組織或區域大國，也都在近年紛紛提出區域性的大型交通基礎建設計畫。這些計畫的資訊請見鄭子健，〈印度「季風計劃」與「一帶一路」抗衡或銜接？〉，《香港 01》，2016 年 5 月 5 日，<<https://www.hk01.com/%E4%B8%AD%E5%9C%8B/19124/%E5%8D%B0%E5%BA%A6-%E5%AD%A3%E9%A2%A8%E8%A8%88%E5%8A%83-%E8%88%87-%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6%8A%97%E8%A1%A1%E6%88%96%E9%8A%9C%E6%8E%A5>>；李言，〈美日澳推出「藍點」對抗中共「一帶一路」〉，《大紀元》，2019 年 11 月 23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1/22/n11674792.htm>>；Jonathan E. Hillman & Matthew P. Goodman, "Asia's Competing Visions," *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Vol. 6, No. 9, September 2017, pp. 1-2; Reconnecting Asia, "Competing Visions," December 30, 2019 (Accessed),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reconnectingasiacsis.org/analysis/competing-visions/>>。

也使得中國在 2019 年 4 月所舉辦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之中宣布將對於「一帶一路」作出戰術上的調整。³⁵ 這個各國與中國競爭的新世界格局在未來將會如何影響「一帶一路」的推動或是「一帶一路」對各國帶來的可能衝擊，相信會是未來在研究「一帶一路」時所必須考量的重要問題。

(收件：2019 年 9 月 5 日；修正：2020 年 1 月 6 日；採用：2020 年 4 月 6 日)

35. Jane Perlez, 〈中國重塑調整「一帶一路」，回應外界批評〉，《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 年 4 月 26 日，<<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0426/china-belt-and-road-infrastructure/zh-hant/>>。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王義桅，2016。《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北京：人民出版社。
- 陳甬軍，2017。《「一帶一路」經濟讀本》。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期刊論文

- 鄧中堅，2015/7。〈中國對拉丁美洲的資源外交：新殖民主義與南南合作之爭辯〉，《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6卷第3期，頁131-180。
- 薛健吾，2019/3。〈「一帶一路」的挑戰：國際合作理論與「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實際運作經驗〉，《展望與探索》，第17卷第3期，頁63-87。

網際網路

- 2017/5/14。〈「一帶一路」高峰會今在北京揭幕 130國派代表出席〉，《ETtoday新聞雲》，<<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514/924117.htm>>。
- 2017/5/16。〈「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清單〉，《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6/c_1120976848.htm>。
- 2018/8/26。〈大道致遠，海納百川——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五周年記〉，《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2018-08/26/c_1123330829.htm>。
- 2019/4/28。〈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果清單〉，《新華社》，<<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8/>>。

c_1124425293.htm>。

Perlez, Jane, 2019/4/26。〈中國重塑調整「一帶一路」，回應外界批評〉，《紐約時報中文網》，<<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90426/china-belt-and-road-infrastructure/zh-hant/>>。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7/4/25。〈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人民網》，<<http://ydy.people.com.cn/BIG5/n1/2017/0425/c411837-29235511.html>>。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9/12/30（檢索）。〈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統計資料庫〉，《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NI.asp?mp=4>>。

李言，2019/11/23。〈美日澳推出「藍點」對抗中共「一帶一路」〉，《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1/22/n11674792.htm>>。

李宗憲，2019/4/24。〈中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在質疑聲浪中開幕〉，《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8044005>>。

李雙雙，2018/8/16。〈一帶一路實踐證偽「新殖民主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報》（北京），第 1516 期，《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intl.cssn.cn/zx/bwyc/201808/t20180816_4543924.shtml>。

林育立，2019/4/25。〈中國投資支票未兌現 一帶一路在中東歐遇瓶頸〉，《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4250230.aspx>>。

陳崢詒，2019/2/25。〈中國的一帶一路會不會默默死掉？〉，《天下雜誌》，第 667 期，《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4124>>。

鄭子健，2016/5/5。〈印度「季風計劃」與「一帶一路」抗衡或銜接？〉，《香港 01》，<<https://www.hk01.com/%E4%B8%AD%E5%9C%8B/19124/%E5%8D%B0%E5%BA%A6-%E5%AD%A3>>。

E9%A2%A8%E8%A8%88%E5%8A%83-%E8%88%87-%E4%B8%80%E5%B8%B6%E4%B8%80%E8%B7%AF-%E6%8A%97%E8%A1%A1%E6%88%96%E9%8A%9C%E6%8E%A5>。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17/3/17。〈第 2344 號決議〉，《聯合國》，
<[https://undocs.org/zh/S/RES/2344\(2017\)](https://undocs.org/zh/S/RES/2344(2017))>。

英文部分

專書

Fang, Cai & Peter Nolan, eds., 2019.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Belt and Road*. New York: Routledge.

期刊論文

Alastair Iain Johnston, 2019/10.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s: Rethinking 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2, pp. 15-18.

Bader, Julia, 2015/3. "China, Autocratic Patr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ina as a Factor in Autocratic Surviv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No. 1, pp. 23-33.

Bader, Julia, 2015/11. "Propping Up Dictator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om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Authoritarian Persistence in Party and Non-party Reg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54, No. 4, pp. 655-672.

Bailey, Michael A., Anton Strezhnev, & Erik Voeten, 2017/2.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1, No. 2, pp. 430-456.

Chen, Hsin-Chih, 2017/6. "Prelude to the Shift in Global Leadership: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Rebuilding the Asia-Pacific Trans-regional Institutions," *Mainland China Studies*, Vol.

60, No. 2, pp. 1-26.

- Chen, Ian Tsung-yen, 2018/12. "European Participation 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Making Strategic Choice and Seek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sia Europe Journal*, Vol. 16, No. 4, pp. 297-315.
- Chen, Shaofeng, 2018. "Regional Responses to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1, pp. 344-361.
- Cheng, Leonard K., 2016/9. "Three Questions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0, pp. 309-313.
- Diamond, Larry, 2015/1. "Facing Up to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6, No. 1, pp. 141-155.
- Dreher, Axel, Andreas Fuchs, Brad Parks, Austin M. Strange, & Michael J. Tierney, 2018/3. "Apples and Dragon Fruits: The Determinants of Aid and Other Forms of State Financing from China to Af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2, No. 1, pp. 182-194.
- Flores-Macías, Gustavo A. & Sarah E. Kreps, 2013/4. "The Foreign Policy Consequences of Trade: China's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1992-2006,"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5, No. 2, pp. 357-371.
- Garlick, Jeremy, 2018. "Deconstructing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Pipe Dreams Versus Geopolitical Reali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2, pp. 519-533.
- Gerstel, Dylan, 2018/Fall. "It's a (Debt) Trap! Managing China-IMF Cooperation Across the Belt and Road," *New Perspectives in Foreign Policy*, Issue 16, pp. 12-16.
- Hillman, Jonathan E. & Matthew P. Goodman, 2017/9. "Asia's Competing Visions," *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Vol. 6, No. 9, pp. 1-2.

- Huang, Yiping, 2016/9.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 Road Initiative: Motivation, Framework, and Assess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0, pp. 314-321.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19/10.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s: Rethinking 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p. 15-18.
- Kastner, Scott L., 2016/9. "Buying Influence? Assessing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0, No. 6, pp. 980-1007.
- Liu, Hong & Guanle Lim, 201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Rising China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8, No. 116, pp. 216-231.
- Malik, J. Mohan, 2018. "Myanmar's Role in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1, pp. 362-378.
- Pu, Xiaoyu, 2016/9. "One Belt, One Road: Vision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Geoeconomic Strateg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Vol. 59, No. 3, pp. 111-132.
- Sarker, Nazirul Islam, Altab Hossin, Xiaohua Yin, & Kamruzzaman Sarkar, 2018/4.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of China: Implication for Future of Global Development," *Modern Economy*, No. 9, pp. 623-638.
- Strüver, Georg, 2016/4. "What Friends Are Made of: Bilateral Linkages and Domestic Drivers of Foreign Policy Alignment with Chin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2, No. 2, pp. 170-191.
- Tuman, John P. & Majid Shirali, 2017/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Area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 13, No. 1, pp. 154-167.

- Yu, Hong, 2017.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6, No. 105, pp. 353-368.
- Zhou, Weifeng & Mario Esteban, 2018. "Beyond Balancing: China's Approach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7, No. 112, pp. 487-501.

網際網路

-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19/12/30 (Accessed).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AEI*,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 Chanda, Nayan, 2018/8/25. "The New Colonialism: China's BRI or Silk Road Project Is Coming to Be Seen across Asia As the Road to Ruin," *The Times of India*,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toi-edit-page/the-new-colonialism-chinas-bri-or-silk-road-project-is-coming-to-be-seen-across-asia-as-the-road-to-ruin/>>.
- Chen, Laurie, 2019/3/5. "China defends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gainst debt trap claim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2188577/china-defends-belt-and-road-strategy-against-debt-trap-claims>>.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19/5/8. "Belt and Road Tracker," *cfr*, <<https://www.cfr.org/article/belt-and-road-tracker>>.
- Freedom House, 2019/12/30 (Accessed). "Freedom in the World," *freedomhouse*,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types/freedom-world>>.
- Gertz, Bill. 2018/10/10. "PACOM on China's Belt and Road," *The Washington Times*,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8/oct/10/chinas-belt-and-road-propaganda-for-us/>>.
- Greer, Tanner, 2018/12/6. "One Belt, One Road, One Big Mistake,"

Foreign Polic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12/06/bri-china-belt-road-initiative-blunder/>>.

Hurley, John, Scott Morris, & Gailyn Portelance, 2018/3/4.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https://www.cgdev.org/publication/examining-debt-implications-belt-and-road-initiative-a-policy-perspective>>.

Kleven, Anthony, 2019/5/6. "Belt and Road: Colon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Interpreter*,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belt-and-road-colonialism-chinese-characteristics>>.

Kratz, Agatha, Allen Feng, & Logan Wright, 2019/4/29. "New Data on the 'Debt Trap' Question," *Rhodium Group*, <<https://rhg.com/research/new-data-on-the-debt-trap-question/>>.

Reconnecting Asia, 2019/12/30 (Accessed). "Competing Vis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reconnectingasia.csis.org/analysis/competing-visions/>> °

Scissors, Derek, 2011/2/7. "China's Investment Overseas in 2010," *Reuters*, <<http://blogs.reuters.com/india-expertzone/2011/02/07/chinas-investment-overseas-in-2010/>>.

World Bank, 2019/12/30 (Accessed). "International Debt Statistics 2020,"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products/ids>>.

World Bank, 2019/12/30 (Accessed).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World Bank*,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Zhou, Laura, 2019/4/30. "Why China's belt and road loans may not be the debt trap other countries fe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08326/why-chinas-belt-and-road-loans-may-not-be-debt-trap-other>>.

The Progress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3-2018)

Chien-wu Alex Hsueh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since it was formally announced in the end of 2013. During its first five years, the BRI has not only achieved much but has also aroused a lot of controversy. To settle the debates between those who think the BRI will bring positive impacts to participating states and those who think the opposit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gress and evalu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BRI's first five years of implementation, including the amounts, items, disputes,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 of the BRI investments in the participating states. Empirical evidence demonstrates that although country-specific impacts do exis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BRI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lig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participating states, does not significantly hurt the freedom of the participating states, and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risk of participating states falling into a debt trap.

Keywords: Chin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Sino-US Relationship, Democracy in Retreat, Debt Trap

